

評介陳若曦的**老人**

鄭永孝

書名：「老人」

作者：陳若曦

出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日期：六十七年四月

頁數：一九三頁。

一般讀者通常對於自己喜愛的作家，每見到新作品在報紙或雜誌上發表，總是迫不及待的拿過來一口氣看完。但是這兩年來，對於陳若曦的故事，我逐漸產生一種恐懼感。明明看到了登出來新作，我總是把副刊收起來，停個一兩天，似乎先要做好心理準備，

再拿出來欣賞。這種心境有增無減，自從她的「老人」於六十五年聖誕節前後刊出以來，幾乎篇篇如此。往往在那短暫的過渡時期，真希望這是她最後一篇，以後不要再寫了。「地道」於六十六年十一月刊出後，更是難受，心中久久難以忘懷。就像是親眼見到有人身上被砍一刀，血流如注，不忍心看下去。但是又那麼真實，那樣親切。因為她筆下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人，是傳統的中國人。他們的血液裏還流着一個偉大的過去。不論他們生活在某種政體之下，他們知道人有尊嚴，生活要有意義。雖然往往他們也感到生不如死，可是他們沒有忘記這一趟不能白走，而是要不

斷的叫喊着：我是人，自由是我的權利。

陳若曦故事裏的人物，沒有一個真的如此叫喊過，可是他們却都做到了。從最早被亂槍打死的尹飛龍，自決於毛坑的任秀蘭，到堅決不寫檢討的無名老人，以及雙雙走進地道的洪師傅和李妹；雖然他們的出身和教育背景相差很多，甚至於有的還是激烈的共黨信徒。但到最後，處於生死交關之際，他們不顧威脅，強調人的尊嚴不容低貶。生雖然不由我，死却要心安理得，要發出一些人性不可磨滅的光輝。

「老人」一書，共收了作者七篇小說，發表的時間最早的是六十五年八月的「尼克森的記者團」，最晚的是今年三月的「女友艾芬」。這一段時期裏，陳若曦當然不止寫這七篇。她還發表了長篇小說「歸」，和幾篇雜誌。約一年半之間，作者有這麼多作品，可見創作力之強。在這七篇中，有三篇是關於老年人的故事。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作者以往發表的著作裏，以老人為主角的，只有「大青魚」（收於「陳若曦自選集」，聯經，六十五年）。但是更重要的，這三篇老年人的故事，主題和「大青魚」顯然不同。它們所牽涉到的都是所謂「硬骨頭」精神，其中由以第

一篇「老人」，表現的最透澈，也最令人讚賞。故事以一個不具名的老人，因為看到天安門事件的經過，因此被迫寫檢討交代，而引出了他一生堅決不低頭屈服的性格。作者安排故事情節是頗俱匠心的：整個經過分成五段，時間却僅在一日之間，從清晨到半夜。而且除了老人的回憶部份以外，全部動作場景都是發生在老人住的四合院裏。人物的動作和會話並不多，進展的速度也不快，絕大部份都是敘述老人之一生的遭遇和眼前的災難。作者如此處理很容易使我們想到古希臘悲劇理論的三一律：時間節縮在廿四小時內，發生的地點在同一處，行動要有重要性。老人的行動雖然瑣碎無聊，但有強烈的象徵性。例如作者藉着老人打掃廁所的經過，把他的心境很自然的流露出來：

說起老人這個入茅廁而不聞其臭的功夫，也非一朝一夕鍛練出來的。早在四十年代，他在臺灣被日本人抓進監獄時，便開始體驗掃廁所與呼吸自由空氣的辯證關係了。頭一年是幽閉，除了食物，最渴望的是陽光，而陽光只有在早上端尿桶出去時才有幸見到的。那時，想起陽光就想到

尿桶，成了條件反射了。以後他被轉到大牢房，每天早上挑糞桶的工作他一直搶着乾，還自告奮勇代別的囚犯掃廁所。屈指算算，他跟廁所結下的緣份也說得上日久天長。（頁二十一～二十二）

世界上竟然有人願以打掃廁所來逃避現實的痛苦，也可想現實是多麼難堪可怕了。

毫無疑問的，老人能屈能伸，有自己的信條，不輕易屈服，因此他有好幾次被送到外地去勞動的經驗。如今雖然年紀已不小，勞改對他並不可怕。真正使他擔心的倒是他的老伴兒，要是讓她一個人留在北京才真使他憂心。作者把兩人相互體貼又相依為命的情形表現在許多小地方，例如老伴兒替他拔火罐一幕，就把兩人細緻的感情展露無遺。雖然老人明明知道如果不寫坦白，就有可能被送去勞改。但是他的性格剛毅，骨頭硬，熬了半夜，也寫了七個字：「四月五日天氣晴。」

老人是個知識份子，他的選擇充分顯示讀書人的骨氣。但是「地道」裏的洪師傅，只是個退休的工人；他因為無法和自己希望的愛人結合，最後竟雙雙死

於地道裏。這樣的故事如果是發生在年青人身上，也許只能說是年青人看不開，才會走上自決一途。可是由六十四歲的洪師傅和大約四十多歲的李妹演出，却是對於極權制度下高喊工人萬歲的一大諷刺，因為他倆的年紀早已過了看不開的階段。文中同時對於洪師傅的幾個兒子，爲了保持他們所謂「清白」的身世，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全力反對父親和一個離過婚的女子結婚，也有深刻的暗諷。作者情節的安排也有精心之處。故事以挖地道開始，展開了兩人的一段情，令人覺得是個喜劇般的開頭。最後兩人無意中走入地道，在纏綿中以悲劇結束，大大的出人意料之外。整個故事經過的時間並不短，前後有一年多。作者利用幾幕兩人相會時的欽慕盼望連貫其間，並且往往以老年人常有的笨拙却真情的小動作，來確立了彼此間的深厚情感。因此兩人後來爲相愛而死，並不顯得突然或缺乏情感上的基礎。

這故事的結尾，原來在六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發表時，是這樣的：

六點正，管理陵園的工人來把鐵門鎖上。

過了一星期，工人又循例來開啓鐵門，讓地道通風，以保持乾燥。

鐵門一拉開，發現門口躺著兩具屍首，女的蟠伏在男的身邊，鐵門附近的水泥牆上，平添了兩行歪歪扭扭的血字：

我們相愛

不是自殺

作者在此選集裏，把結尾略加修改：

六點正，管理陵園的工人來把鐵門鎖上。這個鐵門每星期開啓一天，爲的讓地道通風，以保持乾燥。下次開門，當在一星期後。（頁一三四）

如此更改，的確使故事含蓄了些，同時悲劇效果並不差於原來的結尾。作者在自序裏，曾提到此一修改是因爲白先勇先生指出最後兩行血字是「畫蛇添足」，「破壞了故事的結構」（頁二）。陳若曦後來也說：「故事本身已是悲劇，加上諷刺確是多餘」（頁三）

我們很易於看出，作者原來的結尾，明顯的把諷刺點出來。其實這樣寫，也沒什麼不好，因爲整個故事的情節並無強烈的暗示或象徵的地方。從頭到尾都是明暢的敘述和描寫。修改過的結尾反而帶上了象徵的味道。還有一點，這故事的悲劇成份並不濃厚，文中雖有老人失望消沉生病的描寫，但是刻劃洪師傅和李妹兩人間兩情相悅之處也很多；故事的進展似乎並非朝着悲劇的方向進行。洪師傅有喪氣的時刻，但是他一直都是抱着期待，甚至有點樂觀的心情。最後兩人跑到中山陵附近幽會，事先他也沒有存着同歸於盡的心理。他倆本來是在外面親熱，因爲被人撞見，不好意思，因此才走到附近的地道裏。被關死在地道，純粹是件意外。

「春遲」的題材和「地道」很相近，都是關於老年人需要慰藉和伴侶的問題；但是結構却和「尼克森的記者團」更相近。故事裏的威老頭因爲在街上忍不住對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婦女說了一句髒話，而慘遭鄰里的批評與聲討，並且要他回老家去。作者對於退休老人缺乏應有的照顧與需要，提出了嚴厲的指控。她說：「在這個除了『革命』不知有他的社會裏，老年

人的喜怒哀樂毫無地位，他的苦衷是沒有地方訴說的。」（頁九八）。當然像戚老頭如此年紀七十開外的人，還會說出那種話來，就是在自由國家裏也不多見。他之所以會這麼說，恐怕不是一個老色狼常有的樣子，而是因為很久以來無處發洩本身苦悶無聊的心情，把積沉已久的怨氣傾洩出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事件不了了之結束後，鄰居對他的表示友好歡迎的態度看出來：

轉眼夏天到來，房子裡熱得像蒸籠。戚老頭開始在早晚出來，獨自坐在門口乘涼。不久，家屬開會和學習又來招呼他去參加。男人像沒事一般招呼他，女人裝作迴避，但不時拿眼角瞟他。老婆婆們在院子裡抱孫子聊天時，哪怕他坐得再遠，眼波也在他身上溜輾。過了一年，戚老頭就成了老婆婆堆裡最受歡迎的聊天伙伴。（頁一〇六—一〇七）

可見戚老頭的一時失態，頗能獲得鄰居的同情。大家瞭解他並不是個色狼，只是坦白的把內心的情感道出

來。在共黨的制度下，這是很很有勇氣的做法。怪不得後來更加喜歡他。這個故事的後半段，戚老頭的重要性格漸漸減低，而由他的女兒曉春負起主要的角色。最後高潮一幕，也由她演出。就由於他的一頓搶白，才把一件幾乎是不幸的事，以喜劇終。

曉春最後那一段話，令我們很容易想起「尼克森的記者團」最後辛老師那一段堅決不拆晒衣架的話。這兩個故事除了事件不同，結構很相近，都是描寫當事人不屈服於壓力的態度，而扭轉了當權者的無理取鬧。辛老師夫婦不願意因為那些美國記者可能會到南京來拆掉了辛辛苦苦才搭起來的晒衣架，何況那些記者是否會到他們住的巷子裏來，還真是一大疑問。如此莫名其妙取鬧，對於曾經住在美國的辛老師當然更是難以忍受。她最後要居委會主任高嫂自己拆的作法，就像是「春遲」裏曉雲要街委會的人去叫公安局的人來抓她父親一樣，是被迫的走投無路之下的冒險。這種事件背後隱藏的是同樣的不滿，是對極權政府擾民又不正視問題所採取的消極反抗態度。作者以化險為夷的方式結束這兩故事。不過很明顯的，當事人無不捏着一把汗。

「十三號單元」，正如題目一般，在這一小說集中自成一格，在作者發表過的所有作品中，也迥然不同。可以說，這是個冤冤相報的故事，套用作者在文中所用的說法，是「階級報復。」一開始，故事就是陰深深充滿不祥的描寫和暗示。最後使一個無辜的小孩橫遭毒手，兇手雙雙自殺，比起許多現實生活裏發生的還要悽慘。作者雖然對於老宋夫婦的性格和心理轉變有很好的交代，但是如此慘暴的故事也許應該把寫實部份稍加淨化或刪減，使人性裏善的部份也能看到。

陳若曦處理「丁雲」和「女友艾芬」兩篇的手法，均以第一人稱的「我」為故事的敘述者。第一人稱的故事，通常給予作者較大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並非故事裏的主要人物，而只是個無關緊要的旁觀者，那麼以第一人稱為出發點，易於分散情節的注意力，甚至於成為純粹敘述故事的危險。丁雲和艾芬都是大時代裏兩個聰明的女性。她們都知道如何在共黨社會裏營鑽，抓住機會替自己找一條優裕的生活路子。對她倆而言，自然是找到一個好丈夫。作者為了使故事更為真實，所以不得不把兩人奮鬥的經過仔細報導

。我們可以從「女友艾芬」裏看到一連串報導式的小事件，往往和主題關係很遠，而且時間毫無必要的拉得很長。敘述者在「丁雲」裏所扮演的角色——以一個朋友的身份去拜訪她——是個道道地地的幌子，因為整個故事一大半以上都是在回憶丁雲過去如何掙扎要出人頭地。作者描寫丁雲父母親現在生活的富裕來表示她所獲得的無非是一些物質的舒適而已。這故事的一大毛病是那些回憶片斷和眼前的敘述者的拜訪沒有密切的關係，不像「老人」裏的回憶，可以加強老人的性格或做人方式的瞭解。更進者，故事缺乏明顯的動機或衝突。丁雲想盡方法要站在人前頭似乎和眼前連不上。敘述者新新失望的從丁雲家出來，讀者看完了故事也有點失望。

「女友艾芬」裏的敘述者開始時雖然和故事有點關係——到醫院看病——但是沒多久就成為一個道地的旁觀者，做為敘述艾芬兩段情的工具。因此和「丁雲」一樣，艾芬的故事便一直的說下去。作者甚至於都沒有設法固定在一个較窄的時間範圍裏，而只是不斷的把艾芬將婚姻態度和婚變經過平鋪直敘而已。不可否認的，艾芬的描繪是成功的，我們幾乎能看到

她活潑生動風趣的樣子。但是結構却鬆散無比。我們看不到作者嘗試控制流水帳似的報導。陳若曦以前的「耿爾在北京」也是寫兩段情的故事，相較之下就要緊湊得多。可以說「丁雲」和「女友艾芬」兩篇，作者似乎在寫回憶錄一般的想念故友，不能算是好的短篇小說。

陳若曦的這七篇小說，「老人」一篇無疑是最了不起的成就。其人物、氣勢與結構都有可圈可點之處。可是這一選集裏的其他六篇，都比不上作者第一本小說「尹縣長」裏的七篇。「地道」可算是相當感人的作品，但只能和「任秀蘭」比高下。作者的創作力可見有後退的跡像。因為至今，她還沒有出版過像「女友艾芬」一類的作品。「尹縣長」裏的故事，不止是人物感人，情節安排也頗有工力。但是「老人」裏的一些故事，對結構欠缺考慮，似乎是順手寫來，注重寫實。其實所謂寫實並非不需要想像。讀者要看的是一個小說家如何運用想像力把素材技巧的表現出來，否則我們只要看「中國大陸的陰影」就夠了，那還要「北京最寒冷的冬天。」

久等了！我們的歌 (三)

由於我們的歌，真能抒發你我胸懷，所以第一、二輯出版後即有樂友們不斷來問第三輯的出版日期，然而，我們是「慢工出細活」經過策劃人陶曉清小姐的精挑細選，我們終於在這個月初推出第三輯了，本輯歌曲，曲曲動聽，歌詞作者均為名家，只是我們很抱歉的是：我們這一輯由於製作成本大幅上漲我們略為調整了價格，唱片每張七〇元（卡帶仍為一〇〇元）請駕臨各唱片行或利用本社郵撥選購，謝謝您！本輯詳目列後：

A面				B面			
歌名	作詞	作曲	演唱	歌名	作詞	作曲	演唱
風月琴記	徐志摩	韓正皓	韓正皓	行到水窮處	鍾鼎文	吳楚楚	吳楚楚
擺渡船上	羅青	薛伊	任祥	長島午夜	鍾琮坤	薛伊	潘麗莉
並不知道	鄧禹平	吳楚楚	吳楚楚	雨色愁	林綠	薛伊	任祥
屋頂下的詩人	魏琮坤	魏琮坤	魏琮坤	故鄉情	鍾少蘭	韓正皓	韓正皓